

活跃起来。

一圈酒喝过，大家都无拘无束地聊开了，兴致也高了起  
来。他们一直折腾到半夜才散场。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美 这6个 美国就像到 外  
星球一样，语言不通，非常困难。李桓英一口 既  
做向导，又当翻译。他们 国的卫生防疫机构  
用计算机 很高。在 过  
累。你 得是  
说：“译  
深有 官 干翻译这  
，让别人下不  
心 译闹出什么笑话  
我 译 都累。”  
那 真干吗呀！”考察团里面

吓了一跳。看了这人一眼，然后很认真地说：  
要认真，要学会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哪  
一件不认真的事，也不能让它从我们眼皮底下  
这样才能养成认真的习惯。”

下来，她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认真”的故事：  
“有一次在卫生部，国外友人来中国考察，部里召开了一  
次在京部分专家座谈会，当时我也参加了。一位翻译就是  
像我们有的同志想的那样，翻译个差不多就行了，可这一差  
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他把‘冷冻机’翻译成‘计算机’了，  
你们说，这一下差了多少？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嘛！在场那  
么多人对这一常识性的错误没有纠正，但在我这儿过不去。  
我马上站起来说：‘那不对！’当时，在场的人都惊讶地望着  
我，好像我不该纠正似的。反正我错了，谁要是错了，我就  
要纠正。我错了，大家也可以给我纠正。就是要认真、  
认真、严肃。”

她还忠告大家：“你们不要学我这个态度，但我希望你们  
能够学学我这个态度！”

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麻防工作尤其如此。李桓英不  
失时机地给6位所长上了一堂深刻的职业道德教育课。

在美国，这些从没出过远门的人对美国的一切都感到新  
鲜。美国的麻防工作人员不像我们国内，没一个穿着隔离衣  
的，而且也不像我们国内的那些麻防工作人员那样对麻风存在  
心理上的恐惧，他们可以随意地和麻风病人进行近距离的  
接触。

李桓英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要改进的地方！你们想  
想，假若医生害怕病人到了不敢接触他们的地步，那医生怎  
么给病人治病？病人还怎么信得过医生？我们的麻防工作还  
怎么去开展？”

接着，她又对 说：“其实，麻风病并不是那么恐怖！  
一般情况下，麻风菌侵入肌体后，由于大多数人对麻风菌具  
有不同程度的免疫力，能抑制 只有  
当肌体免疫力低下或有缺陷时，细菌繁殖到一定数量损害了

# 征服恐怖世界

长篇纪实文学

# 征服恐怖世界

张天儒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征服恐怖世界/张天儒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39-2489-6

I. 征... II. 张...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2576 号

## 征服恐怖世界

著 者 张天儒

责任编辑 董瑞丽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mailto: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489-6/I·1161

定 价 14.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 生命看护者的素描

李炳银

至今，在人们已经初步认识的疾病中，除了癌症这样可怕的生命杀手以外，还有许多病症是很难得到根治的。在这许多很难得到根治的疾病当中，就有令人恐怖的“麻风病”。

过去，麻风病就是瘟疫、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患上了麻风病，轻则被逐出人群，流落深山；重则被火活活烧死。不管是哪种结果，病人的命运都是非常凄惨的。但是，人们为了家族、部落、乡邻和种族的健康存活，在还无法对抗麻风病威胁的时候，采取以上的残酷方式，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无奈。

这种迄今已经在世界上肆虐了4000多年，在中国也流行了2000多年的可怕疾病，如今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依然存在并威胁着人们的安全。所以，国际社会和我国的医疗部门，从来也没有放松对于麻风病的研究和防治，并且获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在这些尽管还十分有限的进展中，其中就包括有不少勇敢者的探求、无私者的牺牲和大爱奉献者的感情表现等非常丰富的社会人生内容。张天儒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征服恐怖世界》所真实描述的，就是长期扎根在中国云南边疆一带研究防治麻风病的人们的感人事迹。在不难看到一些放弃社会责任，只把一己的私利当成写作追求目标的时候，

像张天儒这样不惜深入边远地方，给那些一直面对着艰难，坚持麻风病防治的人们以理解与报告的行为，实在应当给予支持和肯定。这也正是我答应在张天儒的书前写上这些文字的理由。

关于麻风病专家李桓英以及马金福、刀建新等人在麻风病区的防治工作和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行动，张天儒在自己的书中已经做了真实和具体形象的描写。在读过这些真实的生活内容之后，我被这些麻风病防治人员的精神、行为和情感深深地感动了。在很多人对麻风病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他们却毫不畏惧地去接近病人，体会和设法解除病人的痛苦，这种高尚无私的精神品格和可敬的职业道德及其敬业精神，值得所有的人们学习。在许多人为了显赫地位不惜挖空心思作秀的当下，这些麻风病防治工作者埋头在偏远的边疆山区，默默地行动，默默地付出，默默地存在，他们在生命最容易枯萎和凋谢的地方，养护和培育着生命之花，是生命的看护者。张天儒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真实的报告为原则，不夸大修饰，在生活的原生状态上表现生活人物，是以真实的魅力诱惑和影响读者的很好实践。

生命诚可贵，生命的看护者应当受到人们最真诚的爱戴！

2004年元旦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报告文学》杂志主编）

# 目 录

- 生命看护者的素描 /李炳银……1
- 引 子……1
- 第一章 中国来的 WHO 官员……8
- 第二章 红色警告……40
- 第三章 麻风县长……68
- 第四章 初尝“禁果”之后……84
- 第五章 痴情女乡长……109
- 第六章 疯狂的代价……129
- 第七章 情切切 意深深……151
- 第八章 共赴民难……170
- 第九章 走进阿克劳……191
- 第十章 爱情变奏曲……212
- 第十一章 打造“曼南醒”……230
- 尾 声……245
- 后 记……251

## 引 子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孕育伟大的人民，他们以顽强的精神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奇迹，这便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之精髓！

——题记

1990年4月17日，泼水节。

西南边陲一个海拔2100米的偏僻寨子。

“咚咚……噼里啪……轰……”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夹杂着喧天的锣鼓声。



傣族泼水节

上午9时，一溜儿颜色各异的轿车离开213国道后急转而下，在通往村头的土路上，前面车轮掀起的滚滚尘土风起云涌般向上升腾着，道路上立刻弥漫起一道土灰色的帘子，后面的车辆一下子被淹没在帘子里。

车队向土灰色的帘子里钻进去，拐过一道弯儿，又从土灰色的帘子中钻了出来，在村口的彩门处停下。

彩门是用当地的山藤野花扎起来的，红花绿叶相映生辉。一副金字对联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更加耀眼夺目：

上联：联合化疗显神威

下联：爆竹声声迎亲人

横批：旧貌换新颜

第一辆车门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防疫标志的车子刚停稳，就从车里下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女的70岁左右，头发已经花白，眉宇间透着一股阳刚之气，浑身散发出青春般的朝气，她是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杰出科技人才李桓英教授。男的50开外，相比之下却显得斯文、稳健，他是中华国际名医、全国劳动模范、麻防工作者马金福医生。他们一同疾步来到彩门下，凝视着那副代表着傣家人心声的对联。

他们刚看完这副对联，这时，从浓烈的硝烟中冲出一支披红挂绿、手舞鲜花和彩带的欢迎队伍，队伍来到村口的彩门下停住了。

起初还算有序的人流，一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秩序一下子全乱了，一个个纷纷向他们拥了上来。

“李教授，快一个月了吧，怎么一回北京也不捎个信儿呢！”





李桓英与麻风病治愈者热烈拥抱

“马医生，你怎么最近没来呀？你要再不来呀，我们几个人说好了要到县上去找你。”

“李教授，你真的把联合国的人都请到我们这山沟里来啦？”有人看见了从后面车上下来的几个外国人，有点儿惊讶。

李桓英教授冲着这些人笑了笑，然后示意大家重新排好队，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各级行政官员的检阅。

欢迎的队伍很快就列成了整整齐齐一条长龙，官员们开始依次与每个人握手问候。

一位官员来到欢迎的队伍中，刚伸出手时，突然发现队伍中的人们大都秃着手，而且面目狰狞，彩带和鲜花都是事先绑在这些秃手上的。

没有亲历过那场人类灾难，第一眼看到这些从灾难中走过来却满目疮痍的人时，不免有些恐惧。

这位官员迟疑了，随即把刚刚伸出去的手又慢慢收了回来，不好意思地向对方点了点头，苦笑了一下，转身向欢迎的队伍挥着手，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掩盖因自己的突然“发

现”而产生的那种尴尬局面。

这一细微的情节被一旁的李桓英教授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她走到这位官员前面，热情地把手伸出去，紧紧地握着那一双双秃手，转身向这位官员笑了笑说：“来，大家现在握个手，今后都成好朋友！”

一句轻松得体的话把双方刚刚萌生出的那种尴尬场面缓解了，一时的别扭顿时灰飞烟灭。官员先是一怔，当他看到眼前这位银发斑斑的老人对待麻风病人的那种亲热劲儿和处理这种尴尬场面的睿智与干练，不得不对她产生由衷的敬意。

接着，所有的官员和中外新闻记者们都破天荒地和这些曾经的麻风病人一一握了手。

全场欢声雷动，人们欢呼雀跃。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在这之前，有谁敢大胆地握住麻风病人的手，又有谁能让这么多官员和记者去这样零距离地面对他们？

9点30分，举世瞩目的“麻风寨”摘帽大会正式开始。

勐腊县县长杨世海庄重地站在麦克风前，面对激昂的群众和中外记者，用激动得有些发颤的声音庄严地宣读了勐腊县政府文件：

#### 腊政发（1990）14号

关于撤除原有四个“麻风寨”帽子的决定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委、办局：

我县辖区原有四个“麻风寨”（勐仑镇、勐腊乡、勐捧镇、勐伴镇各一个），共有麻风病患者115人，从1983年2月开始，卫生部门采取了按世界卫生组织规定麻风病联合化

疗方案进行治疗，疗程结束后至今已满5年，经北京热带病研究所李桓英教授和云南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等专家的亲自观察和鉴定，全部麻风病患者治愈后无一人复发。为了使患过麻风病的人能享受健康人同等待遇，有利于加强管理，有利于生产、生活。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特作撤除“麻风寨”帽子的决定。

一、已摘帽的四个村寨由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按一般自然村统一安置，可按因地制宜改为新村寨名称，原有田、地的村寨作为一个生产队，没有田、地的由所属乡（镇）负责调整安排。乡镇人民政府必须妥善安置麻风病治愈的人，让他们享受健康人应有的权利和待遇。

二、各村寨班子由乡（镇）村公所（办事处）负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进行民主选举产生。

三、各乡（镇）要教育群众，对已治愈的患者不能歧视，更不能侵占划拨给他们的田、地，要关心、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四、民政部门要负责麻风病治愈后的人无家可归或丧失劳动能力，残老后遗症人的安置，生活救济，房屋维修，切实解决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五、卫生部门仍然要像过去一样，经常深入村寨复查，若有发现新病人，按社会性给予积极治疗，以防止畸残的发生。

六、计划生育部门要负责宣传，教育做好“四个村寨”的计划生育工作。

勐腊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六日

接着，杨县长宣布了四个“麻风寨”改为新村寨的名称。当他宣布“原勐仑镇的一个‘麻风寨’更名为‘曼南醒’村（同时更名的还有回箐、纳勺、龙哈三个村），第一任村长建议由刀建新同志担任，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选举”时，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掌声经久不息。

年近花甲的刀建新姗姗走上主席台，一双秃手紧紧地夹着一个鲜红的小布包，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那个小布包上。

他习惯地向台下台上的人们深情地鞠了一躬，然后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声泪俱下地说：

“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我老刀和大家一样盼这一天已经盼了30多年了！30多年前，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没忘记自己还是个党员，可当我离开工作岗位临走之前缴最后一次党费时，却没人敢用手接过我缴的党费。我当时心里不知道有多么难受，想履行最后一次义务的心愿都无法实现，那是啥滋味呀同志们！然而，我没有消沉。我相信，党组织不会忘记我这个党员，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的怀抱。这笔钱，我至今保存着，我发过誓：一定要等到党接受我的那一天！”

他边说边打开了那个红布包，所有的人同时发现：包里全是角票和分币。

“这些年来，尽管没人来向我收缴党费，我也没地方去缴，但我每月都按时把党费缴到这个红包里。今天，党终于接受了我，我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我这些年没有白等啊！我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党费在这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里交给党。

“‘曼南醒’在我们傣家语里就是‘新生’的意思，组织

上决定让我当曼南醒村的第一任村长候选人，我一定要争取选上！因为在我不明事理的时候是党教育了我，在我患上可怕的顽症的时候，又是党拯救了我。如果我能当上村长，那么在勐腊县就属我最幸运了，最大的官和最小的官都让我当上了，就连最难治的病也让我摊上了。我现在别无他求，只想好好带领大家跟党走，开始新的生活……”

掌声一阵阵响过之后，刀建新面对乡亲们缓缓地举起了右手，那是一只与病魔进行过无数次搏斗的残肢。随后，一个洪钟般的声音在全场炸响：“我发誓，如果我被选上了村长，我将带领大家用秃手建设一个新村庄，用秃脚走出一片新天地！”

“用秃手建设一个新村庄，用秃脚走出一片新天地！”

台下高呼起来，声音此起彼伏。

这不是刀建新一时心血来潮时的竞选演说，而是他在心里酝酿已久的施政纲领。

……

这一年的泼水节是史无前例的。勐腊县的四个“麻风寨”通过李桓英和她的“黄金搭档”马金福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向全世界宣布：

勐腊县彻底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一时间，全国震惊！世界震惊！！

## 第一章 中国来的WHO 官员

### 1

1950年5月10日，这一天，群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刚刚经历了一场对流雨的洗礼，街道两旁的油棕和蕉麻在雨过天晴后的阳光照射下更加郁郁葱葱。

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宽敞的街道上由西向东急驶而过，车轮溅起的水珠旁若无人地向道路两侧喷射着。不一会儿，车速慢慢减了下来，随着红色尾灯的频频闪烁，车子拐进了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们下榻的国际饭店。

一个年轻的姑娘“咚咚咚”疾步来到三楼西侧的一间豪华客房门口。

客房门大开着，主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愁眉苦脸地瞅着面前放着的一张世界卫生组织发来的人事派遣书，茶几上摆着香蕉和橄榄。

这几天，他一直在为总部给他派了个女专家而大伤脑筋，尽管总部一再申明此人非同一般，但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而且雅司病的防疫工作任务又这么重，不管她有多大能耐，女的毕竟是女的。为这事，他昨天差点儿和总部的上司在电话中吵起来。当然，最终他还是没能拗过。总部已经明确告诉他：“人员已经派出，不日即可抵达雅加达！”没想到今天

早上人已经到了雅加达机场，他不得不认命了……

他正沉浸在不悦的思考中，突然发现门口站着—个光彩照人的纯东方血统的姑娘。

他定了定神，开始上下打量起这个陌生的小姐。

“您是威尔斯先生吗？”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姑娘就爽快地自报了家门：“我是总部新派来的，我叫李桓英，向您正式报到！”

威尔斯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暗自叫起苦来：“总部是怎么搞的？不仅给我派了个女的来，而且还是个细皮嫩肉的小姐，我需要的又不是服务小姐？”

他在心里揣度着，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快。

李桓英见这位顶头上司不悦，知道他小瞧了自己，就气呼呼地冲着他说：“威尔斯先生，您对我不大满意是吧？那好，就请您现在给总部打个电话要求换人好了。说实话，我当初还真不想到这儿来，但最后我却非要到这儿来不可。您想知道为什么吗？”

一番硬邦邦的言语连珠炮似的把威尔斯一身的傲气轰得无影无踪，这个一向在下属面前目中无人的加拿大人神气顿时减了一半。

他迟疑了一下，仍带着不服气的口吻问道：“为什么？”底气已明显感到不足。

“因为我听说你看不起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李桓英从WHO总部出发前就有人告诉她关于威尔斯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他是一个恃才傲物但又尊重人才的人。他最瞧不起那种唯唯诺诺、毫无主见、没有创造性的下属。这恰恰和她的性格相似，在这样的上司面前，李桓英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

想法，语气显得较为强硬，有点儿目空一切。

威尔斯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东方女性这么厉害，不仅伶牙俐齿，而且不亢不卑，甚至使他不得不产生一种他没把他这个上司放在眼里的感觉。

“你敢这样和我说话？”威尔斯盛气凌人地直问道。

“那有什么不敢的？更何况我现在还不是你的部下！我愿不愿意做你的部下还说不准呢。”李桓英毫不示弱。

根据李桓英说话的态度，一向以势压人的威尔斯隐隐地感到眼前这个中国女性的确非同一般。

“你是法瑞德保送来的？你和他是同学对吗？”

威尔斯在查看李桓英的资料时知道，现任 WHO 亚洲司司长的法瑞德是她在美国汉斯·霍普金斯大学任助理研究员时的同学。他最看不起那些仗着“后台”耀武扬威、华而不实的人。这个见多识广而又足智多谋之人是想探探眼前这个黄毛丫头背后的水到底有多深，功底到底有多厚。

“准确地说，是法瑞德先生极力举荐我来的。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举贤不避亲！不错，法瑞德先生是我的老同学，但他更是我知人善任的好上司，他绝不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人。”李桓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威尔斯话中的潜台词，步步为营，紧逼对方。

“李小姐，我没有别的意思，请你不要误会！”见李桓英对软硬都不在乎，威尔斯对她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李桓英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接着揶揄道：“我倒没什么，恐怕威尔斯先生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部下的鲁莽之举有点儿耿耿于怀吧。”



“岂敢岂敢！密斯李的直率和胆识确实让我钦佩。您请坐吧！我们好好谈谈。”威尔斯一边让座，一边给李桓英沏了一杯茶。

第一次见面，尽管李桓英的这种做派多少有些让威尔斯感到威风扫地，但从他那蓝色的眸子里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恼怒。看上去，他的心情反而比见到李桓英之前愉悦了许多。

“叮铃铃！”

李桓英刚落座，威尔斯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喂，我是威尔斯！什么？”

威尔斯抓起电话，顿时他的表情阴沉了下来。

“好，我们马上出发！”接着，他接通了内线：“马上备车！全体出动。”

他习惯用这样的口气下达指令，那神态就像一个将军在发布紧急战斗令。

尽管李桓英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从威尔斯急切的表情中猜出肯定不是一般的事情。

威尔斯急忙收拾好桌子上的一堆文件，一转身看到坐在那里无动于衷的李桓英，高声嚷道：“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出发！”

李桓英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他扯着朝楼下跑去。楼下的车子已经发动了引擎，正严阵以待地等着他们。

## 2

车子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坐在威尔斯旁边的李桓英忽然感觉到胃像翻江倒海一样难受，车子越颠簸，胃里